

wh | 诗路花语

石梅湾的红胸松鼠丛书

■ 臧棣

在它身上，好动和冲动
互为生动的假象。毛茸茸的大尾巴
偶尔像假腿，却平衡了它的
每个大胆的冲动。它无需小小的
计谋，
仅仅凭灵巧，它已是保持距离的大师。
它和你保持的距离几乎
与它和黑熊保持的距离是一样的。
它不打算纠正这里的微妙。
它可爱如你秘密地练过分身术。
它天生就是个向导，但你却难以
进入它为你安排的旅程。
它从海棠树上下来，假装朝沙滩跑去，
然后迅速地折回，你手里的
活泼的零食，难道不是即兴的节目？
它幽亮的眼光里有一把细长的勺子。
它看着你时，仿佛能猜透你的一举一动；
你看着它时，仿佛有一扇门刚在沙子里关闭。
海风的跟头已翻进你的头发，
空气中的碗正盛着海浪的催眠曲。

秋天里的远行

■ 黑马

秋水里的鸥鹇
轻试月光里的温度
风吹原野，苍鹰在天空现身
不是一种幻象，而是一种高度

秋风高悬，蝉鸣低垂于水面
大树下蚂蚁负重前行
清晨的轻轨送走月亮，也运来晚霞
炊烟里，散成漫天的星辰

一个人要在秋天选择远行
一个人不愿说出爱情的苦涩
秋风中那远走的背影
终被流水绊倒
青苔，以及月亮的翔安

九月，想着远方
穿草鞋的老者，返回到田垄上
那些被雨水打湿的衣襟
那些牧场里的笛声，山林后的墓志铭
石碑之上，落满了蜻蜓

掌心里的山河有了秋天的走向
在巫术的夜晚，一只鸟落在孤零零的树上
雨，落在朴素的叶子上
声音
变得空旷而幽远

漫步的女孩

■ 陈不晚

你低头漫步的样子
像一只不知罪恶的的羔羊

我将我的双眸摘下
安放在一片草叶之上

你若巧遇并满目纯净地
久久注视

我便溢满你那两只
闪闪发光的黑色酒杯

两滴醇醪的美酒
一滴东西，一滴南北

岁月

■ 阿福

岁月路过的地方
有石板凹陷断裂
吞噬了雨的碎片
岁月爬过的地方
有砖瓦长满青苔
掩饰了风的残垣
岁月哭泣的地方
故事是一条奔流的河
岁月欢笑的地方
老井是一片蔚蓝的天

点点斑痕是岁月遗失的文字
读也沧桑
写也沧桑

投稿邮箱
hnrwbxb@163.com

wh | 世情百态

■ 南雁

头天夜里就下起了雨，早晨仍在下着，我有些慵懒。看了看马大哥发来的短信，说他要离开海南了，临走前想到琼东的一个乡村小学去一趟，给孩子们的学习用具买了一车，总得抽个时间送下去的。
从八点开始出发，中午到了村口，车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打转，越挣扎陷得越深。村民们闻讯都赶了来帮忙，裤脚都被泥沾了一片。推了半个多小时车才从泥潭中脱身，村民们都出了一身汗，他们朝着车窗摆摆手，各自回家。
“过了这片田埂就是学校了。”马大哥说。稻田里秋风斜吹，收割前的稻谷在雨中垂着头，雨不能再大了，再大就毁了庄稼人这一季的收成。
到了村小学，小学门前插着国旗，塑料水桶在校园的篱笆上挂着，学生们下了课就得带着家里干活。校长站在门口候客，听得车轮声，学生都探了头

往外观看。课室不多，几间散漫低矮的瓦房，墙面都斑驳，墙根儿凿开了几个洞，到了冬天，风都从脚上开始侵袭的吧。正是上课时间，教室里书声有韵，都透着明朗的底气。校园是大的操场，有一个木制的篮球架，板面朽黑，篮圈瘪着。升旗台在蒿草丛中，秋雨落了一宿，地上淌着水，篱笆外是村里人荒着的地和附近人家的墙。
有两个老师从教室里出来，头低着，马大哥握了他们的手，问学生的情况，两人声音都低，在风里一吹就没了影。放学后，校长让学生按班级排了队，井然有序地从马大哥手中领取他们的礼物。村里人听说了消息，都跑了学校来，在篱笆外看热闹。不知谁放了一通鞭炮，响声在懒洋洋的秋雨中闷响，烟散不开，在篱笆前打滚。这些年，种田不再有盈余，这山里的庄稼人都为孩子上学发愁，见了别人对自己孩子的好，就用放鞭炮这样强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感恩。



心起了（油画）

富粒粒 作

wh | 名家翰墨

叶芝

■ 孙文波

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重读叶芝了。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一个时期内，叶芝几乎是我每天都要阅读的诗，一本《丽达与天鹅》每天背在挎包里，被我翻得破旧不堪。所以到了今天，我仍然能够记得他最好的那些诗篇，像《驶向拜占庭》、《在学童们中间》、《本布尔本山下》、《与疯狗的对话》等。对于我来说，这些诗在当时所起到的是教科书的作用。正是对它们，以及对其他一些诗人，譬如庞德、奥登、米沃什、阿斯伯瑞等人作品的阅读，让我对现代诗有了基本认识，也明确了什么诗是自己应该写的，那就是将写作置放在与现实和历史对话的巨大背景之下。

因为这些年一直生活在动荡中，在不同的城市辗转停留，我已经不再在身边屯积书了。很多时候只能靠记忆想到那些阅读过的东西。叶芝是属于我经常能想到的诗人。不像人们一般谈论他时，会将《当你老了》拿出来，我虽然也承认这首诗是二十世纪最经典的情诗，但并不是非常喜欢它，我觉得相对于叶芝的其他诗，这首诗显得简单，比较之下，《在学童们中间》，则写得既克制又骄傲，包含了更复杂的技术，现实与回忆在叙述中交替出现。其中所贯穿的个人生活、爱尔兰现实与政治，由这样的叙述产生出巨大的回响。还有《疯狗与主教的对话》，一大组诗，通过一个虚构的疯妇人在意识的混乱中说出的话，表达对现实的忧虑。叶芝之所以被称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诗人之一，其实就在于他的作品所具有的历史感是非常明确的。像《驶向拜占庭》、《基督重临》这样的诗，其中对历史的深思，对现代生活带来的混乱的批判，清晰而明辨、深入而独立。新批评的重要人物布鲁克斯在他的批评著作《精致的瓮》中，在谈论叶芝的诗时，便用吹来见糠的细致，将叶芝与密尔顿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了叶芝的写作中实际存在的与英语诗歌传统的内在联系。

叶芝吸引我的还有另外的一点。他是一位不断发展的诗人。艾略特在他关于叶芝的文章中说过，叶芝是在四十九岁以后才把诗写好的，他真正重要的诗篇几乎都是五十六岁以后完成的。对艾略特的这一说法我大体上认

同，并觉得如果没有晚期诗，叶芝不过是一个二流，或者准一流诗人，因为他在这之前写出的作品，尽管有《柯尔的天鹅》、《丽达与天鹅》这样的名篇，但是仍然只能称作一般意义上的好诗，其现代性的因素还不充足，还能看到浪漫主义矫饰、滥情对其的影响。正是在四十九岁后，他的写作才与时代，与文学现代性、历史感更紧密的联系在了一起。从而达到了非常高，具有开拓性、创造性的水平。叶芝的写作让人知道，不管是什么样的情况下，写作都必须在发展的前提下展开。所以，叶芝对于我其实是一个说明。说明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发展才是硬道理。

有一个佚事很有意思。叶芝到意大利去看望庞德。那时，他已经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但他仍然将刚写的一些诗拿去给曾经当过他秘书的庞德看，希望庞德谈一些意见。结果那时候庞德已经着迷于墨索里尼的国家社会主义，对政治表现出高度的狂热，根本不管叶芝听不听，滔滔不绝地向叶芝宣传他的政治理论。搞得叶芝后来回忆说，庞德完全疯了。其实叶芝并不是一个对政治没有兴趣的人，他是爱尔兰复兴运动的鼓吹者，他与一些人组建的与戏剧有关的小组，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宣传爱尔兰作为一个独立民族的重要性。只是相对于诗来说，他对政治的处理方式也是诗般的，像我喜欢的他的另一首诗《一九一六年复活节》。这首直接谈论爱尔兰民族复兴运动的诗，写到了此次运动的领导人康莱利，一个悲剧派的英雄，让我印象很深。但是叶芝是从更符合诗艺的角度完成这首诗的，并在步步推进的描述中，把这一运动的悲剧感清晰地展现出来。有一段时间我经常将这首诗拿出来读，好像还模仿着写过一首。我还读到另一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爱尔兰小说家贝克特的文章，谈到他曾经跟随父亲去贝尔法斯特，在广场上亲眼目睹了人们的抗争。他好像也提到过叶芝的这首诗。

同时，叶芝还是神秘主义者，他有一套理论支撑自己的神秘主义。我读过他的《幻象》一书，但不是那么信服。对他那种关于轮回，关于命运的螺旋式上升的说法表示怀疑。不过也由此看到了叶芝的确是一个精神活跃，创作精力旺盛的人。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他的宗教信仰给带来的。

田埂尽头

学生陆续离去，马大哥把捐赠给学校的三万元的存折交到校长手里，校长铺了白纸，把这三万元要用的途径都写了白纸上，签了名字，双手郑重地捧给马大哥。校长有些老了，手上老茧纵横，他在这个学校里待了很多年，有一阵子学校的课停了，他心里就空落落的，白天去田里干活，心里惦着学校的窗户关了没关，有没有学生忽然回来。夜了，一个人到学校的升旗台上坐着，看月光落到校园里的蒿草中，满满当当。学校后来重新开课，校长跑了县里乡里要老师。后来真来过一些年轻的老师，但都没待上几天就走了。

校长是外乡人，当年放下了这村里，就踩着田埂走过来的。校长的父亲告诉他，这是一个山雀都不愿做窝的地方，田埂的尽头没有声音。但校长却在这村里做了窝。到村里的第三天，校长就下地插秧了，校长说，庄稼人的赤足在田埂上也是有声音的。

赤着脚从家里出来的校长，细皮的

手掌被秧苗割成了纵横的图腾，初结茧的脚掌被奇特的土石调侃得三瓣两跳。但瘸着瘸着，校长就对这土石有了亲近，再后来就在这村里成了家。

初进村里教书，学生都喜欢和年轻的校长说话，笑声清清落落，是烂漫的春天的吵嚷。课后校长去田里插秧，日头刺了眼，妻便让他去坐在树下，把草帽合在脸上打盹睡。瞌睡经年，校长的学生一荏接一荏地长大了，有一些走出村庄，去了城里打工，几年也得不到一个喜讯。有的早早就在村里结了婚，重复着祖辈们日复一日的劳作。

校长和马大哥坐在升旗台的两端说话，校园静寂，雨后的阳光温暖柔软，远处的田埂上站着许多人。校长说是村里人出来挖土填路，雨后的坑洼太深，怕是磕坏了马大哥的车。村民们都皱着裤腿，撸了衣袖。男人躬腰铲土搬石，女人扁担压在肩上，两个箩筐前后晃动，远远地在地埂上摆成了风景。

wh | 流年剪影

我的母亲

■ 孟小林

母亲是一位解放初期就参加革命的老同志，然而，她工作以后的历任职务，都与她的资历不太吻合，一直是一名普通干部，长期在父亲的影子下工作着，生活着。打我懂事时起，就不曾记得母亲对现实有过丝毫的抱怨和不满，她每天除了忙工作，回到家就是忙乎我们一大家子的吃喝拉撒，快乐和知足始终伴随在她的周围。

母亲的家境比较好，从小就开始接受良好教育，加上家族氛围的耳濡目染，她的身上有一种大家闺秀式的豁达与包容，我们几乎见不到她发脾气的样子。母亲的善良和宽厚，也深得周边人的拥爱，人缘特别好。当年在单位工作时，她没有因为身份特殊提出任何要求，无论安排她做什么工种，总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去做好。我上小学那会儿，放假时总喜欢拉着母亲的手，跟她步行四十多分钟去厂里玩。记得从进入厂区大门起，就不断有同事热情地跟母亲打招呼，“吴大姐好！”、“吴大姐好！”的声音此起彼伏。她的办公桌前，总是围着人，办事之余都愿意跟她拉拉家常。后来，因为身体原因，母亲50多岁便病退回家休养了，不少同事隔三差五还会跑到家里来探望她，带来各种好吃的东西。

说是回家休养，病退后母亲也难得清闲下来，照顾我父亲和我们4个孩子的生活，着实让她比上班还忙。眼瞅着孩子们纷纷走上了工作岗位，但没等母亲缓过劲来，很快，孙子辈又接二连三地降临了，年近六旬的母亲又开始扮演幼儿园园长的角色，每天喂饭喂奶哄睡觉，忙得不亦乐乎。我儿子2岁时，我们夫妻俩先后远离故乡，调赴海南工作了，留下儿子给爷爷奶奶照看。那段时间，老两口不知耗费了多少心血，对孙子照顾有加，小家伙不仅身体长高长壮实了，而且文化习也没落下，光是唐诗就能背下几十首呢，都是奶奶一字一句亲口教会的。2年后，我们终于有条件接儿子来海南团圆了。抵琼那天，轮船停靠海口秀英码头后，儿子甩开爷爷奶奶，从悬梯上独自一路奔跑下来，一头扎进妈妈的怀抱里，久久不愿松开。这一幕，把专程送他过来的爷爷奶奶看得又开心又“吃醋”，打趣说：“这个小白眼狼，这些年我们算是白养了，见了爹妈不要我们了！”

我的父亲、母亲对海南都怀有很深的感情，像候鸟一样，经常在天寒地冻的季节里从老家飞来海南跟我们团聚，充分享受这里的椰风海韵。父亲病逝后，母亲毅然放下了对故土的所有眷恋，非常坚定地表示要跟我们来海南安享晚年。儿女们一致同意尊重母亲的选择，但对她老人家提出的另一个要求，我们却倍感纠结。母亲平时很少为自己给我们提要求，但这一次，她口吻很坚决、果断地说：来海南后不住子女家，帮她找一个养老机构独立生活。

对这一条，传统观念较强的我们几个子女，一时半会都实在难以接受。俗话说得好，养儿防老；家有一老，胜似一宝。哪有儿女齐全，却让老人去住养老院的道理？因此，她来海口定居后，我们带她四处游玩散心，吃遍了各种特色佳肴，但对寻找养老院的事，采取拖的办法，迟迟没有去落实。母亲的心情，从初来乍到时的兴奋，慢慢变得沉默寡言，有时甚至独自呆在屋里叹气。她几次拉着我的手，恳切地说：“儿子啊，你们在生活上把我照顾得这么好，我真的很感激。但是，你们要了解我的心思，我真的想跟老人们在一起，我会更快乐，也不会影响你们的正常生活。你们有时间多来

看看我，就是最好的安慰啊。”

三番五次，母亲的肺腑之言，终于唤醒了我们。大家想明白了，对母亲的孝道，不仅仅是照顾好她的物质生活，更重要的是尊重她的意愿，满足她的精神需求。

于是，我们开始带着母亲在海口市以内及周边地区寻找符合条件的养老机构。从那一天起，母亲脸上久违的笑容又重新绽放，看到满意的地方，她还会像淘气的小姑娘一样，变得手舞足蹈起来。庆幸的是，近些年来一些酒店式、个性化的中高端养老机构在海口不断出现，母亲很快便选中了一家。搬家那天，母亲过年龄一般地开心，仿佛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多重的物品也要抢着自己搬，拦都拦不住。望着安顿好的屋子，母亲转过来又转过去，嘴里不停地，说：“好了，这里以后就是我的家了，欢迎你们常来做客！”

母亲在养老中心的日子过得怡然且丰富多彩，这4年，给她的晚年生活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每到冬季，养老中心都会住满了来自四面八方的人们，大家被组织起来举办各种形式的文化活动。母亲在老家时就参加过老年合唱队练习，厚厚一本曲谱一直带在身边，现在终于又派上了用场。春节表演的前几天，母亲就像孩子般的兴奋，专门打电话通知我们一定要来观看。那天下午，养老中心大堂里挤满了老人和家属们，热闹非凡。年已八九岁高龄的我的老母亲，特意被安排站在合唱队第一排中间位置。此刻，母亲神态镇定，手里捧着曲谱，嘴巴张得很大，动情地连唱了三首歌曲，很有一种明星范儿。我们拼命地为她、为所有参加演出的老人们鼓掌。此刻，母亲的脸上泛起了淡淡的红晕，露出羞怯的笑容。

更多时间里，母亲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桌子前做简报集子。她的阅读范围很广，除了各种养生类的报刊，时事类的《特区文摘》等也是必读之报，平时还会准点收看电视新闻。因此，跟她聊天的话题总是很多，一些国内外大事有时还靠她来给我吹风呢。母亲的简报集子做得很细心，一篇文章整齐地剪下来后，分门别类贴到废旧杂志上，几年下来，竟然保存了三十多本。对这些精心制作出来的宝贝，母亲很大方，经常送给身边的朋友们，让大家一起分享她的劳动成果。

说起母亲的慷慨大气，有一件事让我们做儿女的十分感动。有一天，她递给我一张稿纸，上面是她工整整写的一段话：自愿在身后把自己的遗体捐献给医学事业。母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老了，不能再给社会做什么贡献了，做最后一件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心安啊！”她再三叮嘱，要求我们一定要帮助她实现这个愿望。尊崇母亲，我们去联系了几家相关机构。遗憾的是，对方都回说因为我母亲年逾九旬，身上的各个器官已经失去利用价值，婉言谢绝了。我们担心实话相告，可能会伤害她老人家的感情，每次见面都有意回避这个话题。但母亲追得很紧，过一段时间就打听结果。最后，我们看实在瞒不下去了，只好编了一个善意的谎言说，国家有规定，八十岁以上老人都不需要捐献器官。听到这个消息，母亲沉默了许久许久，深深的失落感在她眼里流露出来，一个上午没再说一句话。

这就是我的母亲。她的一生，付出总是放在第一位，而索取，她似乎永远不愿开口。母亲远去了，但她留下的精神遗产，对我们做子女的是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弥足珍贵。

wh | 家在海南

温情西沙

■ 李孟森

今年夏季，我到西沙群岛访问，真正领略了西沙群岛的美丽风光，同时收获着她的温情。

西沙群岛远离内陆，是孤悬海外的成群岛屿，据说是上天为了体恤中华南海渔民的辛劳，特意在南海布下的驿站，让渔民们在南海有一些歇停的地方。在空中鸟瞰西沙群岛，犹如洒落在南海的珍珠，闪闪发光。现代科技的发展，给西沙群岛和内陆的交流带来极大便利。我们乘着万吨轮船，在海上旅行了14小时就到达西沙群岛的最大陆地岛屿——永兴岛。

永兴岛陆地面积大约3.2平方公里，周边还有大大小小的岛礁几十座。在永兴岛高处瞭望，我深感海天交融的宏浑和辽阔。西沙群岛的海水蔚蓝清澈，你能看到海龟在海底游泳，看到鱼虾在嬉闹、石头发黢黑在石头上呼吸，你能体会到“万物相争竞自由”的景致。天空中成群的海鸥展翅飞翔，在朝霞照耀下，编队飞行，指引航船靠岸，似乎在迎接久离归家的主人。岛上的军民也在码头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让人心里暖暖的。

西沙群岛蕴含无尽的浪漫。尽管是九伏夏天，但西沙群岛上的景色不会让你感觉闷热。满目苍绿的椰子树，红里透紫的三角梅，还有那习习的海风迎面吹来，你会有丝丝清凉的感觉。岛上竖立的建市石碑，用的是中国文言文的描述“渔民耕海，更路成簿，南海诸岛成先民生存之地……”碑文显示，从秦朝开始就有岛屿名称的记录，先民在此地驻扎，以海为生，在此地流传很多美丽动人的故事。相传，我先民在此耕海，男捕鱼，女耕织。有一天小船出海，傍晚未归，在家看守的妻子忧心忡忡，站在岛上的最高处远望，焦虑地等着丈夫归来，月光下的海浪闪烁的光亮牵动着妻子的心。突然在海天交融处渔光点点，远航的小渔船满载而归……为了刻记家人的牵挂，先民们在妻子瞭望的立地地竖立一块大石，名曰“望夫石”，脚下的岛屿为“石头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在永兴岛上又延续了美丽浪漫的爱情故事。那个年代交通通讯相对落后，驻扎在西沙群岛的军民需要医疗卫生的支援，有志的青年医学工作者响应国家的号召，奔赴岛上，为岛上的军民解除病痛，在繁忙工作中建立了为祖国边疆贡献青春的共同理想，岛上的鱼儿、飞鸟是他们爱情的见证者。

西沙群岛上的驻民多来自海南的文昌、琼海和万宁市。从先民延续下来的驻岛渔民，世代代耕海为生，面对宽阔的大海，在与大自然的抗争中，养成了淳朴、善良和坚韧的性格。在岛上，偶遇的渔家姑娘会向你展示她们刚打捞上岸的海鲜，活蹦乱跳的小石斑鱼、鸳鸯鱼、石头鱼蟹、海鲳等等应有尽有。在渔家的餐桌上，可以尽情享受原生态的海鲜美味，美丽的渔家姑娘不时地微笑着给你添加所需要的菜肴。如果有一天你到西沙群岛，可不要忘记，这里不仅有风光旖旎的碧海蓝天、有忍不住多吸几口的新鲜空气，还有壮观的日出日落，更要留意的是这里的温情。这样的温情是刻在西沙群岛礁石上永不更改的印记。

wh | 冷暖人间

奶奶的七夕

■ 李群学

奶奶90有余，从我记事起，她年年都要郑重其事地过七夕。爷爷是牛郎，不到30就英年早逝。奶奶是织女，她带着一双儿女苦熬日月。即使天人永隔，奶奶依然愿意相信，七月初七，是爷爷和她相会的日子。

七夕，天蒙蒙亮，奶奶就早早起了床。她对镜梳妆，换上最得体的衣裳，洒水打扫厅堂，在爷爷的照片前上香、摆好食品。然后奶奶开始生火做饭，她总要特意叮嘱我：“今天不要顽皮，爷爷在天上看着我们呢……”

吃了早饭，奶奶开始晒鞋底。奶奶打开古铜色的大衣柜，依次拿出一些物件儿晾晒。那是一些散发着远古气息的绣品：绣着喜鹊登梅的荷包，绣着鸳鸯戏水的枕头封儿，绣着莲花儿的绣花鞋，滚着花边的大襟袄，绣着牛郎织女故事的家织土布被面……奶奶指着铺了一炕面的绣品：这是绣给你爷爷的荷包，这是绣给你爷爷的枕套儿，这是你爷爷娶我时穿过的绣花鞋，这是你爸出生时，你爷爷给我扯布做的绣花袄，这是你姑姑周岁时，你爷爷让添置的绣花被面……每一件绣品都与爷爷有关，奶奶说的每一句话，都深情无限，洋溢着无法言说的思念。

奶奶的“锁柜之物”，是一块绣着祥云彩凤的红盖头，那是贴着奶奶心尖的珍品。奶奶总是到最后，才小心翼翼地拿出红盖头。她拿在手上摩挲一阵子，又紧紧地把盖头贴在胸口，甚至小心地把盖头蒙在头上……那时，映在古老的梳妆镜里的奶奶，神态竟是羞涩幸福的，她想起了与爷爷大婚的情景吧。铺了一炕面的绣品，仿佛就在一瞬间，凝固了时光。

那些与爷爷有关的绣品，经过短暂的晾晒后，又被奶奶一件件收回放在衣柜里。随着奶奶“吧嗒”一声锁上了铜锁，我总是恍然觉得，奶奶把爷爷锁在了柜子里。

暮色四合，奶奶带着我坐在前院的葡萄架下。奶奶搂着我，絮絮叨叨跟爷爷说话：“今年咱家收成不错，阁楼堆满了麦子，马上就该收玉米了。大孙子聪明伶俐，书读的特别好。他眉眼俊朗，我看着他啊，就像见到了你……人想人，想死人啊，我想你啊……”看着奶奶遥望天际表情哀婉凄迷，我总是忍不住落下泪来。

很多时候，我总是痴痴地想：七月七，爷爷在天上，一定听到了奶奶说的话。他也一定了解，奶奶对他绵延一生的思念！